

JIANKANG
KOU DAIBENXINGDONG
健康口袋本行动

新视角真实故事丛书

战争故事

ZHANZHENG GUSHI

NINGJIANG CHUBANSHE
明天出版社



ZHANZHENG GUSHI

战争故事

新
视
角
真
实
故
事
丛
书

张 鹏 张晓霜 编写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故事/张鹏 张晓霜编写. - 济南:明天出版社,2005. 12
(新视角真实故事丛书)
ISBN 7-5332-5031-1

I. 战… II. ①张… ②张…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798 号

新视角真实故事丛书

战争故事

张 鹏 张晓霜 编写

*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106 × 180 毫米 48 开 2.75 印张 64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32-5031-1

I · 1082 定价: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面的话

QIANMIANDEHUA

在一座军事博物馆里荣耀地陈列着一些武器、奖章、旗帜和某团的一些照片。

在整座博物馆里最受欢迎的展品都是围绕一个荣膺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他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但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讲述了那个英雄获得勋章40年后发生的一桩奇事。

这件事说明战争故事讲述的不只是死亡、毁灭与武器，讲述的还有人们在突然面临人类最古怪的发明——战争——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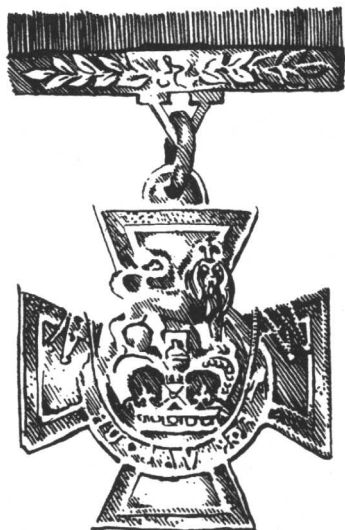
故事是这样的……

1985年2月，英格兰北部的一座军事博物馆。博物馆里非常安静，尘埃落在战器上，各种枪械、坦克以及阴暗的玻璃匣子静静地伫立着，静得就像封存了的记忆——

各个战役的记忆以及打过这些战役的人的记忆，岁月久远的照片把士兵们的面庞以及支离破碎的战场永久地凝固起来。这个地方不像一座博物馆，倒更像一座坟茔。

一个妇人走了进来，她不高的鞋跟轻轻敲击在冷冷的地板上。她在一门野战炮前停了下来。新涂的棕色油漆下面的它破旧不堪、疤痕累累，炮的后面是一堵展墙，它讲述了它背后的故事，上面写着“艾伦·韦克菲尔德的炮”。

这里有一张韦克菲尔德的照片。那小伙子傻笑着，但看得出面相不善，他身着英军制服，歪戴着帽子，神气活现。



照片旁边是一个小盒子，它有一个覆金属板玻璃盖，里面嵌着一枚带有紫色彩带的铜质勋章，标签上有几个整齐地打上去的字“艾伦·韦克菲尔德所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那里有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讲述了他获得勋章的经过。

这位妇女还没读完，一名上岁数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沿着走廊信步朝她走来，他在她身旁停下来笑了笑。在这样一个冬日竟然有可以与之谈话的参观者，他很高兴。“在读艾伦·韦克菲尔德的故事，嗯？”

“是的。”

“我们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男人说。他向前探身，从覆金属板玻璃上拭去一个模糊的手指头印。妇人凝视着照片，面色冷峻的英雄也凝视着她，她一言不发。

工作人员接着说：“1942年他在北非沙漠，当时德国军队打得我们正往后退。”

“啊，”她说，“你当时在那儿？”

“不，当时我在这里，在英格兰，在矿井里挖煤帮助战事。”他解释说。

“噢。”她点点头。

“当时我只有16岁。”他说，“反正，韦

克菲尔德接到任务，要用这门炮阻止德军进攻，在这同时部队的其他人逃往安全的地方。当德军的第一辆坦克出现在路上时，他开火打击，那辆坦克起了火，挡在了路上。德军被阻住了，可想而知他们恼怒了，他们调来了另外一辆坦克想把他们炸走，第一炮炸死了小组的三个人，并把韦克菲尔德炸伤了。”

“哦，这么说还有其他人？”妇人平静地说。

“嗯，是的。一个人开不了这样的炮，他们这个小组由五个人组成。但是在遭到坦克轰击之后，只剩下两个人了，瞄准手和装填手韦克菲尔德。虽然这会儿他受了伤，但韦克菲尔德坚持着继续填炮，他击中了第二辆坦克，把德军阻止了更长的时间。”

“瞄得很准啊。”妇人说，脸上带着浅笑。

“另一发德军的炮弹击中了韦克菲尔德的弹药，炸死了瞄准手，还炸掉了韦克菲尔德的一只胳膊。你知道他接下来做什么了吗？”

“这么说他爬回到大炮处，用剩下的胳膊

膊拿起另一发炮弹。”妇人说，同时透过沉甸甸的眼镜看着报纸。

“的确如此。”工作人员骄傲地说，“在这个盒子里的正是最后一发炮弹，是炸死他时他拿着的炮弹。那边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授予了他的遗孀。”

妇人的眼光移到了博物馆外面寒冬里开阔的草地上，两只鸭子在冰封的池塘上摇摆着滑行而过。“我的哥哥参加了这场战争。”她说。

“真的吗？哪个团的？”工作人员问。这些年来，他已经能根据人们所属的部队对他们做出判断了。

“是这个团的，第六营的。”她说。

“真的吗？那么和韦克菲尔德就一样了！”

“我的哥哥是个绅士，他和任何人没有结过仇，在加入这个团之前他从未打过架，他认为当兵是件很难的事情。”

“是的，军队生活很艰苦。”工作人员说着挺直了脊背。战后不久他加入了这个团，他活到了今天。

“主要问题是他受人欺负，”妇人解释

说，“他干得很好，他有技能，但他不能和所有人相处得很好，我觉着他有点腼腆，他喜欢看书。有一个人不识字，这人老找他的茬，埃里克写的家信让我心碎。”

工作人员点点头，不知如何作答。“你是否查阅过楼上办公室里他的作战记录？或许作战记录能给你提供一些详细情况。他叫什么名字？”

“谢谢你，在他去世时他们给了我们详细情况，他的名字是埃里克·莫恩。”她轻声说。工作人员眉头一皱。

“莫恩……可是……”

“我们是荷兰家庭，但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那个恃强凌弱的人用这一点讥讽可怜的埃里克。由于他的名字、他爱看书、他不会动手打架，那人一有机会就给埃里克展示如何用拳头打架，方法是狠劲揍他。”

“对不起。”工作人员说。

“埃里克是同一下午死去的五个人当中的一个，他接到任务在北非沙漠里阻止德军坦克前进，”她解释说，“他是瞄准手，他干得非常出色。虽然他内心没有仇恨，没

有战斗精神，但他英勇作战，第一炮就击中了德军坦克。德军回击，打死了他的三个战友，他也受了伤，但他继续开炮，尽管他周围有人死去，有轰炸造成的狼藉，但他的勇气未改，他打的下一炮又击中了德军坦克。”

妇人走向不大的、新刷过油漆的那门野战炮，把手搭在冷冰冰的炮筒上。“活着的另外一个人只是一名劳工，不是个很聪明的人，但对于搬运炮弹来讲他大有用武之地。他很壮、很暴烈、恃强凌弱，他欺负埃里克使他痛不欲生，他甚至想开枪自杀。”

工作人员的脸变得煞白，面颊上一小块肌肉抽搐了一下。妇人碰了一下里面装着勋章的盒子，说道：“所以说他们把勋章给了一个以强欺弱的人，一个即使在胳膊被炸掉以后依然心怀仇恨的人。但我们的埃里克，面对德军的推进，在战斗中既勇敢又有技巧，得到的却只是一座沙土坟墓！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清了清喉咙说：“战争时期会出现一些怪事，夫人。”

“没错，”她随声附和，“战争的故事不

是关于枪炮、坦克炮弹和勋章的，是关于像我哥哥这样的人的，是关于心怀希望、遭受悲痛、悼念亡灵的后人的，是关于像我这样的人的。”

她看着墙上那张褪了色的报纸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战争故事不只是关于作战的，也是关于情感的！”

工作人员无言。

妇人转过身去，她脚后跟发出的声响随着她走出博物馆的门又走上霜打的小径而消失了。

博物馆里静悄悄的，尘埃落在战争机器上面，这个地方不像博物馆，更像一座坟茔。

目录

CONTENTS

前面的话

兵临城下	1
俯首称臣	17
短兵相接	35
身陷囹圄	50
枪林弹雨	70
战争文明	85
大难不死	101
后记	116



兵临城下

战争会使人们做事的方法变得不可理喻，它考验着人们，有的人会尽一切可能保全他们可怜的皮囊，甚至会出卖无辜的孩子，而这正是在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故事。

公元前394年 意大利东北，
伊特鲁里亚，法勒伊

我记得罗马人来到法勒伊的那一天，离现在已经许多年了。当时我才是个小学生，我们一点儿都不害怕，有的是一种激动的感觉，因为某种事情将会剔除我们生活中的沉闷。

我们未曾想过，我们也不知道罗马人会杀死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变成奴隶。事实上，即使他们告诉了我们，我们也会说：“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们在马塞勒斯老师的学校里已经是奴隶了。”男生都管他叫奴隶监工。他教我们



数学、地理和历史，考起试来心可狠啦。在他问关于上午上的课的问题时，我们挨个儿站到教室前边，短袍要脱到腰间，出一个错他就用藤条抽后背。他们说他们以前是个摔跤的，在一次比赛当中摔死过一个人，我们都想知道他的学生当中哪一个将会被他第一个打死。

后来罗马人来了。“为什么呢？”我问我的朋友卢西亚斯。“我们挡住了他们通往北方的贸易道路。”他解释说，他的父亲是国王的大臣，什么都知道，“罗马人想让我们向他们进贡，国王拒绝了。”

“罗马人要干什么呢？”我纳闷。我比卢西亚斯小，比他对战争了解得少。

“罗马人什么也不干。”他得意地笑着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标枪投手、刀斧手和弓箭手，我们将打垮他们。”

“但是要是他们打垮了我们怎么办呢，卢西亚斯？”我问。

“他们不会的，塔昆，”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你不信我的话，去问马塞勒斯先生。”

“问他什么？”一个声音轻声说。我吓了一跳，老师出现的时候我总是这样。





“没什么，先生！”我支支吾吾地说。

但是卢西亚斯比我勇敢，他说：“塔昆想知道，如果罗马人打败了我们，情况会怎么样？”

老师的脸型粗犷，下巴显示着刚毅，眼睛深陷，你从来都无法读懂他的思想。“罗马人可能会杀死所有打仗的男人，把女人和孩子变成奴隶。”他说。

“这么说我们并没有被杀死的危险！”卢西亚斯说。

老师向前探身，他的气息呼到我们脸上，他的气息闻起来就像有一次我们家的狗叼回家来藏在长沙发下面的老鼠。“你们没有，但是我有。”

“但是你不害怕，先生，对吗？”卢西亚斯机灵地问。

老师抓住我朋友的肩膀，由于用力他的指关节都变白了。

“你怎么敢说这话，卢西亚斯·昆塔斯！”

“我没有！”他哭叫着。

“事实上，”老师接着说，“我要给你看看我的勇气，今天下午我要出城，我要围着墙跑



步,就像我们每天下午那样。”

“罗马人围着城墙驻扎下来了。”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我要杀死任何想阻拦我的罗马人。”老师夸下海口。“赤手空拳地。”老师补充说。

我看了看他的双手,就像结了结的橡树一样,我相信他的话。

“我们可以看吗?”我问。我转身看着卢西亚斯说:“你父亲会允许我们爬上城墙去看吗?”卢西亚斯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塞勒斯先生就插话了:“没必要那样做,你们都可以跟我来!”

想到这事我嘴都干了,这是我所做的最令人激动的事。突然之间,老师打我的事我也原谅了,我急忙走进教室把消息传播给同学们。

那个班一共只有我们12个人,早上的课在亢奋中度过,就连老师也沉浸于这种情绪。我犯了三次错,等着他用藤条抽我,但没感觉到什么。我转身看见他凝望着窗外,脸上无畏地笑着。他说:“是的,塔昆,很好,塔昆。”

中午过后3小时,当阳光的酷热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脱掉了短袍和凉鞋,换上了宽松





的缠腰布。在通向法勒伊的大门口我们停下来,和卫兵队长说话。“这些男孩需要锻炼,不管是不是有罗马人,”马塞勒斯先生说,“罗马人不会伤害这些孩子的。”队长点头称是并打开了大门上的一扇小门,让我们出去来到了平原上。

罗马人是前一天晚上到的,他们的帐篷聚集在一起,距离城墙约有1000米,石弩刚好打不到。即使在1600米以外,我们也能听得见锤子打击的声音,也看得见木制的战器摆放在一起。罗马人绝不会直接爬上城墙的,他们会用大石头猛攻我们,用攻城槌狠撞城门,点起大火,然后才让他们的士兵冒险。

我们是以平时跑步的速度出发的,马塞勒斯先生跑在最后面,谁要是开始落后了,他就踢谁一脚。敌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但没有过来抓我们或是拦住我们向我们问话,我们紧紧地贴着厚厚的城墙跑,要跑完整的一圈。

一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城门口,我很失望,我以前曾去钓鱼,比这要更危险。老师硬朗的脸庞红通通的,带着汗水和骄傲。“罗马人害怕我,”他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向着他们的